



在《时代面孔》中读出作者的面孔

□本报记者 丁以绣

新华社首位领衔记者张严平新书《时代面孔——新华社领衔记者笔下的人物肖像》出版后，我很快拿到此书，读后爱不释手，收获满满！

对我来说，张严平的非凡魅力首先来自其个人自传体作品《君生我未生》。通过阅读这部作品，我发现了一位至情至爱至纯的女记者、女作家。后来我在新华出版社的一次活动中见到了她本人，一位温婉知性的女子。我们加了微信，但一直没有联系没有互动，不过我知道了这位新闻大神的存在——只一个称谓：“新华社首位领衔记者”就说明了一切。新华社是什么地方？国家通讯社，中国新闻人才的高地，是中国新闻采编制作发布的风向标、能够在这里领衔，可以想见张严平作为新闻人的“内功”强大。阅读《时代面孔》给了我深深的震撼，也激发了我的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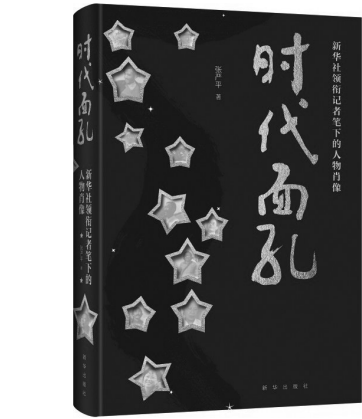
《时代面孔》是张严平人物通讯的结晶，她30多年新闻职业生涯奉献给了读者几十张面孔。卞之琳说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对于张严平来说何其不是如此。她细腻的笔触练就如椽巨笔，温馨的文字描摹社会风貌，凝练的主题刻画出一幅幅时代的面孔；阅读发现，张严平刻画的这一张张面孔聚集在一起，慢慢地拼接，渐渐地析出、结晶出一张清晰的面孔，那就是一张记者的面孔：就是说，我们通过张严平笔下的面孔，看见了记者张严平的面孔、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有高尚的精神追求的记者面孔。记者用作品说话，张严平通过文字把自己写进了时代的面孔里，成为新华社卓越的记者，她也是新中国新闻记者的杰出代表。

这本书编得非常好！装帧设计自然不用说了，封面是浩瀚无垠的天空中群星闪耀，那是无数平凡的星星点缀出辉煌的夜色。正文部分更不用说了，精选的作品，每篇作品后面配以点睛之笔的采访手记，每章之后写有记者心路，让读者对作品的采写过程、主题呈现及记者的再思考有了最直接的认知，可见编辑和作者的匠心。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，开篇几位著名新闻人的序语给了我特别的惊喜：

卷首语是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亲自操刀。他说张严平的作品写的是群星，其中小人物占65%；作品再现了生活的真，“传递感染力”，写法是还原性的，以小见大。张严平为此吃了很多苦。

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兼国内部主任阎凡路写的《时代英雄奋斗歌》序言概括梳理了《时代面孔》的脉络，揭示重点特点之后呼吁：新闻人要像张严平那样，义不容辞、理直气壮、浓墨重彩地去讴歌时代英雄！

另一位作序者是《中国妇女报》原总编辑卢小飞，她分析了张严平新闻作品的特点风格，总结为“四度”，即高度、深度、温度、气度，既学理性强，又文采斐



然，与张严平新闻作品调性相契合。

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认真阅读学习这些著名新闻人的评点，我觉得再也说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了，不揣浅陋、挂一漏万，梳理一点阅读感受。我觉得，张严平的人物通讯报道在三个方面特色鲜明。

反映时代特色的深刻主题

对于新闻作品的深刻性，可能存在一种误解，认为新闻就是写点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经过、结果，没有体现深刻性。这种理解可能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有作家说：“新闻结束了呢，恰恰是文学可以开始出发，因为新闻是一个事件，是一个素材。新闻结束后，对一个人物的观察和思考才开始。”这段话可以理解为：新闻结束的地方，就是文学开始的地方，也就是深刻开始的地方。

也有材料说，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，通过艺术化的表达方式，记录人类思想、情感与经验的一种创造性活动。它不仅是故事的讲述或文字的堆砌，更是对人性、社会、文化乃至哲学问题的深刻探索。这个说法似乎佐证了前面作家的观点。

但是，除一些动态消息报道，复杂的新闻报道特别是关于人物的厚重的通讯报道，在简单的新闻“5W1H”之外，一定要有对复杂人性的揭示，要有鲜明的主题。张严平用自己的新闻作品回答了新闻作品的深刻性问题。《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《将军已经出发》《一位老人与300名贫困学生》等这些优秀报道，通过新闻“5W1H”揭示了深刻主题。《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通过一位马班邮路乡邮员的感人事迹揭示了平凡人物的崇高、民族脊梁的伟大；《将军已经出发》通过书写一位性格鲜明的将军揭示了将军为何而生、祖国海晏河清的深刻主题；《一位老人与300名贫困学生》将身居卑微的老人“兼济天下”的善行、高贵纯洁的灵魂凝固在不长的文字里。这些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不可谓不深刻。

对于新闻作品的主题，张严平在手记

中曾有过详细生动的记述。她在《明天，太阳照常升起》的采访手记之一《把那双眼睛抓出来》中，记录下这样的一件事：时任新华社总编辑何平曾对初稿提出严肃的批评：看得出你是想表达什么，但是你没表达出来。我理解，何平总编辑的意思是，稿中新闻“5W1H”都有了，那所谓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，就是深刻的主题。张严平从评稿会上时任新华社社长李从军介绍的一首诗中，顿悟到了作品应该表达的深刻主题，那就是顽强的生命力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。据此，她对稿件进行了成功修改，最终形成了一篇佳作。所以，不能说新闻作品就是不深刻。应该说，有分量的新闻作品不能不深刻，否则就是次品。

个性化情感浓烈深沉的文字

张严平的人物报道，无疑文学色彩鲜明；鲜明之处首先表现在情感丰富浓烈深沉，很多地方使用抒情的文字，文风鲜活生动，结构精致灵动，不呆板，吸引人，作者的立场态度直接呈现。

在作品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比如《永远的向日葵——写在陆幼青最后的日子》，将37岁热爱生活的生命的枯萎，如同剥笋一样，一层一层剥开，一节一节呈现，通过形容词、副词、设问、现场描写、病情叙述、日记引用、名言转引……将那个平凡而顽强生命的逝去写出了悲劇之美。人类毕竟无法抗拒自然的法则，但是“明知不可而为之”的执拗在抗争中凸显了人性之美。读者是在对平凡生命的凝视、对不屈意志的观照中看见了自己，因此无不感动。

前文卢小飞总结的张严平作品的“温度”，我理解很大部分来自于作品文学色彩浓。当前，新华社正在开展“常常”改文风活动宣传。改文风，就是要改掉“假大空”，改掉新的“掉书袋”，改掉“八股文”，就是要有“文”。言而无文，行之不远。给文字插上飞翔的翅膀，就是要有“文”。当然，“文”有时代性，也有相对的恒定性。张严平的通讯所以能够广泛传播，与“文气”有密切关系。

对于新闻作品的“文”，也有不同的理解。新闻作品的表达不“中立”，不貌似“客观”，这是一个重大的专业理论问题，也涉及新闻价值观。记得新华社一位已故知名记者对文字、对稿件的要求近乎刻薄：写短句，能短则短；少用形容词，多用直接引语……

比如对于报告文学是不是新闻作品，存在不同意见。有人认为，报告文学是文学作品，不属于新闻作品。如此看来，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就不是新闻作品了。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研究认为，报告文学题材是新闻的内核，文学的表达。新闻的事实不容杜撰，文学的手法可以适当、合理使用。在今天，诺贝尔文学奖可以颁发给歌词作者，奖给口述史作者，这说明文

学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中发生了嬗变。其实，学科的发展从来处于分化、融合、分化的过程之中，新闻亦然。守住了新闻本质特征之一即真实性，在叙述中适当修饰不仅是是可以接受的，而且也是需要的、必要的。

诸多写作技巧的灵活运用

用数字写人，真实，感人。著名新闻人、作家梁衡同志在《数字也能让文章生美感》一文中说，数字一旦赋予了形象思维，即有无穷的魅力。我理解，新闻作品用好了数字，会增强真实性、说服力、感染力，进而增强作品的公信力、影响力、传播力。数字的运用，在《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中得到充分体现，很多具体数字将邮路的凶险、王顺友的意志、无私的奉献、家庭的支持等简洁、直观呈现出来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、震撼力，起到了“一数胜千言”的作用。

用对话写人，展现个性，揭示价值观。一个人，一定要通过语言表情达意。写好人物通讯，人物的语言是重要的一环。作家余华就说过：“对话须符合人物的身份，体现人物的性格，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，突出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，从而推进故事情节。”“写好对话可以说是衡量作家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准，当然只是很多标准中的一个，但是很重要。”人物通讯同样要写好对话。通讯《将军已经出发》，正是通过将军大量铿锵有力的话语，展现了一个文韬武略、个性鲜明、坦荡磊落、大公无私、理想丰满的人物形象。

用冲突写人，情境还原，人格升华。张严平作品多写普通人，但是在普通人身上挖掘出不普通的一面，人格得到深化，主题由此深化。在《一位老人与300名贫困学生》中，老人的极度克己与无私奉献与社会环境形成强烈对比；《将军已经出发》中将军对训练、工作要求及廉洁自律作风与周围环境有时产生激烈冲突；《明天，太阳照常升起》中普通百姓在灾后进发出的顽强意志与严酷环境产生巨大反差……这些强烈的冲突、对比、反差形成了巨大的张力，凸显出人物的形象：丰满、高大、不同寻常。今天，有的新闻报道存在“高级红、低级黑”“用力过猛”，违背人性伦理，缺乏基本人文关怀的情况，发表后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，甚至引起大小不等的舆情。文字的张力是建立在生活中真实性基础之上的，所树立的正面人物形象不能脱离社会、脱离生活。张严平高手过招、妙手著文，他所写的人物，让读者感到真实不虚伪、真挚不做作、真诚不矫情，为人物报道树立了示范。正如阎凡路同志所说，新闻人要像张严平那样，义不容辞、理直气壮、浓墨重彩地去讴歌时代英雄！张严平成功地做到了。

杜仲华:用40年交往写就一部传记

□本报记者 韩萌萌

《天生我才：冯骥才传》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，艺术再现了这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、画家、文化遗产保护领军人物，至今八十载波澜起伏、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，展现了冯骥才不懈的艺术探索，和一个知识分子挺身保护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。

近日，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、资深媒体人、传记作家杜仲华，听他讲述与冯骥才的交往以及该书创作经历。他在书中的文字生动流畅，字里行间流露着真挚的感情，让更多人读懂了冯骥才的艺术人生和心路历程。

从试试看到超出想象的创作

“2023年8月的一天，我接到冯骥才的电话，说中国言实出版社计划出版三位老作家的传记，他希望由我来写他的传记。”杜仲华透露，冯骥才让他写传记的原因是：“第一，你熟悉我；第二，你文笔好；第三，你懂画；第四，你善于整理。”

杜仲华曾任《今晚报》文化部主任，与冯骥才有着将近40年的交往，是对冯骥才独家采访最多的媒体人；他还与冯骥才一起到全国各地进行文化考察，可以说是冯骥才人生路上的见证者。尽管如此，杜仲华对为冯骥才作传还是缺乏信心，“因为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大才，一人驾驭着文学、绘画、文化保护和艺术教育‘四驾马车’，在文化艺术的沃野上纵横捭阖，涉猎如此广泛，学问如此浩瀚，怎样才能将这些相互交织的领域整理得既有完整构思，又有条不紊？他的审美眼光如此之高，怎样才能准确把握和生动再现他迄今八十载漫漫人生，得到他本人和读者的接受和认同？”杜仲华坦言，传记创作

的难度很大，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创作的。

杜仲华尝试着用类似小说的笔法，写出了该书的第一章，在冯骥才的建议下发给出版社，很快便得到了出版社的反馈：“我们觉得文笔很好，写得生动有趣，可读性很强，符合我社的出版要求。”于是，杜仲华开始动笔，每写一章，就给冯骥才和出版社传送一章。2024年春节之际，他和冯骥才充分对谈了一次，补充了一些之前没有提及的经历和细节，冯骥才也对他已经完成的书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。该书于2024年3月结稿，12月正式出版。冯骥才看到样书后高兴地致电杜仲华表示祝贺：“这个版本很有阅读价值，是你的精品力作。”杜仲华表示，能得到传主的首肯和称赞，是超出他的想象和预期的。

他的故事属于同时代的人

《天生我才：冯骥才传》从探寻冯氏家族根脉开篇，以“梦想起飞的年代”“苦难是一笔财富”“用文学抚摸伤痕”“文学激流中的‘弄潮儿’”“绘画是心灵的闪电”“把老城留在画页中”等12篇章，呈现了在宏大时代背景下冯骥才人生中的精彩故事。杜仲华表示，他希望通过这本书，系统地梳理和解密冯骥才的成长史、奋斗史和成功史，使读者看到一个此前他们不了解的、立体的冯骥才，并从他的人生故事中，获得一些有益的启发和教益。

“‘天生我材必有用’，李白的这个千古名句，不仅适用于大冯，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。只是，‘材’有大小，‘用’有不同罢了。”杜仲华说，比如，冯骥才的成长过程有阳光普照，也有阴霾密布，而恰恰是在逆境中，他的才能、智慧和意志



得到了最好的锤炼和发挥，才能为理想和追求无所畏惧、知难而进、决不言放弃。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，他成为新时期“伤痕文学”的代表作家之一，写出《神鞭》《三寸金莲》这样的文化反思小说。其后，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保护工作，也非一帆风顺。为了保护文化遗产，他不仅多次在两会上提提案、在媒体上写文章呼吁，还一次次卖画，无偿捐赠给社会。这种奋斗精神和社会责任感，对当下的年轻人无疑具有示范意义和激励作用。

“他的人生故事不仅属于他自己，也属于与他的同时代人。”书中的这句话，也可以说是作者的创作初衷。除了精彩的故事之外，书中还采取对话形式，记录了冯骥才有关艺术创作、中西方文化比较学、年文化、当代文人画、民间艺术和非遗保护的独到见解和精辟论述；收录了冯骥才在人生重要时刻的一些珍贵工作、生活图片，可谓图文并茂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。

史料与故事有机融合

“写作中我遇到的最大挑战，是如何在大量相关历史资料中，选择和提炼出所需要的内容，把它放到全书的总体架构中，用我的叙述方式表达出来，既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，又要生动有趣，让读者看得下去。”杜仲华表示，他力图将冯骥才的人生经历与特定时代背景糅合在一起，将史料与故事糅合在一起，将冯骥才的事业发展与家庭生活的变迁糅合在一起，从而构建起一条以时间为顺序、相对完整、线性的情节链。

杜仲华说，之前他读过一些名人传记，如欧文·斯通的《渴望生活》等，很想借鉴其中的一些写法，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将传主的人生经历情节化、细节化。比如，他年轻时生活动荡，曾10次迁移，他自嘲是“老鼠搬家”，书中详细描述了他每次搬家的原因和过程，其中有一次，他和夫人深夜里听到屋中有人走动，以为有小偷光顾而震惊一场。还有他与文坛好友王蒙、韩美林、贾平凹等人的相识、相知、惺惺相惜的交往故事，也都进行了绘声绘色的叙述与描写，使人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，如临其境。有评论家认为，杜仲华在创作中注重情节性和细节描写，从而形成一种史料与故事杂糅的独特风格，使该书既有一定的史料和研究价值，又通过生动的故事和充满画面感的文字吸引大众阅读，成为兼具学术价值与阅读趣味的一个范例。

杜仲华表示，如果说《天生我才：冯骥才传》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，并引发了社会反响和大众关注的话，主要是因为“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”。



杜仲华 资深媒体人，《今晚报》原文化部主任、全国晚报文化记者学会副会长、文艺评论家、传记作家。曾荣获天津市优秀新闻工作者、市劳动模范称号。出版纪实文学作品10余部，代表作有《焦点大冯》《光环的背后：我与名人》《歌唱祖国：王莘传》。